

邯郸市培育文明乡风、淳朴民风研究

靳建洁

成安县委党校 河北 邯郸 056700

摘要：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战略的灵魂所在。本研究立足邯郸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乡村建设实际，构建“制度规约—文化浸润—服务供给”三维驱动的分析框架，系统阐释乡风民风培育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邯郸市在村规民约完善、红白理事会建设、典型示范引领、公益服务平台搭建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但仍面临区域治理不均衡、长效机制短板、乡土文化赋能不足、基层力量薄弱等突出问题，深层成因在于治理规律把握不足、体制机制不完善与社会结构深度变迁的交织叠加。据此提出健全制度体系、构建多元协同格局、优化服务平台、激活文化资源、强化示范引领等优化路径，为同类地区乡风文明建设提供参考借鉴。

关键词：乡风文明；淳朴民风；三维驱动；移风易俗；乡村治理

引言：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灵魂，也是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涵养乡村风貌的关键支撑。当前各地乡风文明建设稳步推进，但仍存在建设不均衡、长效机制不健全、乡土文化赋能不足、基层治理力量薄弱等突出问题，制约了乡风文明高质量发展。邯郸市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乡风建设实践具有典型地域代表性。本文立足邯郸乡村建设实际，构建“制度规约—文化浸润—服务供给”三维驱动框架，总结乡风文明建设成效，剖析现存问题及成因，提出针对性优化路径，可为本地乡风提质增效及国内同类地区建设提供参考。

1 问题的提出

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战略“二十字”总要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乡村发展的灵魂所在。二十大强调“统筹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布局，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将乡风文明建设提升到新的战略高度。邯郸作为拥有3100多年建城史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其乡村文明建设不仅关乎本地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对于全省乃至全国乡村文明建设也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近年来，邯郸市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取得显著成效，然而，培育文明乡风、淳朴民风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1]。调研表明，当前邯郸农村地区仍面临诸多突出问题：高价彩礼、红白喜事大操大办、人情攀比等陈规陋习尚未彻底杜绝；部分村规民约偏重于红白喜事的行为约束，缺乏对道德水平、价值观提升的全面覆盖；封建迷信思想在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有待完善。

与此同时，农村社会结构正经历深刻变迁——青壮年外流、村庄“空心化”、传统“熟人社会”向“陌生

人社会”转型——使得传统以宗族和邻里联结为基础的社会整合机制趋于弱化。在此背景下，如何有效培育文明乡风、淳朴民风，成为摆在邯郸市面前的紧迫课题。既有研究多聚焦于宏观政策解读与全国性经验总结，对华北中小城市乡村文明建设的区域性研究尚显不足。本研究旨在通过系统梳理邯郸经验与困境，深化新时代乡风文明建设的理论内涵，为同类地区提供可借鉴的实践参考。

2 核心概念与理论框架

2.1 核心概念界定

文明乡风是指在一定区域内形成的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体现积极向上、和谐有序、崇德向善精神风貌的社会风气。其内涵包括良好的道德风尚、健康的生活方式、整洁的人居环境、丰富的文化生活。

淳朴民风是指乡村社会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形成的以诚实守信、邻里互助、勤俭节约、尊老爱幼为基本特征的社会心理和行为习惯。文明乡风与淳朴民风相辅相成：淳朴民风是乡风文明的根基，文明乡风是淳朴民风的升华，通过制度规范和文明引导，使朴素的道德情感上升为自觉的价值追求。

2.2 “三维驱动”理论框架

本研究构建乡风民风培育“三维驱动模型”，从制度规约、文化浸润、服务供给三个维度阐释乡风民风涵养的内在机理。

制度规约是乡风建设的刚性底线。乡村民俗惯性根深蒂固，单纯依靠道德劝导难以根除陈规陋习。通过明确红白事操办标准、彩礼上限等具体规范，搭配红白理事会监督、积分制奖惩等机制，将文明节俭的道德倡议

转化为可落地、可监督的制度化准则。文化浸润是民风转变的核心支撑。制度只能约束外在行为,难以从根本上转变群众思想认知。依托文艺宣传、典型选树、基层宣讲等多元形式,将崇德向善的时代理念融入群众日常生活,推动村民从被动守规转向主动认同文明新风。服务供给是破除治理堵点的关键抓手。移风易俗普遍存在“知易行难”问题,核心症结是群众存在简办失礼、守新规吃亏的心理顾虑。通过搭建公益婚恋辅导、免费办事场地等公共服务,降低群众践行新风的经济与心理成本。三大维度协同联动、互为支撑,实现乡风民风从外在约束到内在自觉的根本性转变^[2]。

3 邯郸市乡风民风培育的实践探索

3.1 制度规范体系持续完善

邯郸市全面修订优化村规民约,配套红白理事会专项章程,细化红白事桌数、时长、彩礼标准等量化细则,形成可落地、可考核的治理规范。制度建设的核心突破在于将“从简从俭”的道德倡导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行为准则。在具体操作层面,各地注重因地制宜,结合本地经济发展水平和民俗特点制定差异化标准,婚宴规模、礼金上限、停灵时长等关键指标均予以明确,使群众对“什么能办、什么不能办”有了清晰认知。

3.2 基层自治监督效能凸显

行政村实现红白理事会全覆盖,对红白事开展全程监管。多地创新“理事会劝解+家族训导”模式,吸纳乡贤、骨干参与治理,常态化劝阻大操大办、人情攀比等违规行为。理事会成员兼具官方授权与民间威望的双重属性,既能够以制度规范进行正式劝导,又能够以家族伦理开展柔性沟通。“事前告知、事中监督、事后回访”的流程化管理,确保每一起红白事均有据可查、有人负责^[3]。

3.3 便民服务破解治理堵点

针对高价彩礼、婚恋攀比等痛点,邯郸市搭建三级公益婚介服务体系,提供免费婚恋对接与辅导,公益红娘队伍覆盖县、乡、村三级,从源头上减少“中间环节加价”现象。与此同时,盘活村级闲置资源改造标准化便民场地,免费提供办事器具与全程帮办服务,群众办事仅需承担食材成本,以优质公共服务替代铺张浪费的传统办事模式,有效破解了“想简办但没有条件简办”的现实困境。

3.4 典型示范与文化建设协同推进

各地常态化开展文明家庭、星级文明户等典型选树活动,挖掘推广零彩礼婚嫁、孝老爱亲、简约办事等先进案例,以身边榜样带动群众转变观念。部分村庄将典

型事迹编入村史、上墙展示,使文明新风沉淀为“村域记忆”。与此同时,各地围绕移风易俗创作本土文艺作品,以戏曲、快板、小品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文明理念,常态化开展文化惠民、田间宣讲等活动,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文化广场等阵地,将移风易俗宣传融入日常文化生活。

整体而言,邯郸市乡风民风培育工作体系已基本成型,呈现出从“点上突破”向“面上铺开”的拓展态势。然而,建设根基尚不稳固,区域间推进力度参差不齐,部分村庄制度建设“挂在墙上、停在纸上”,不良风气反弹回潮风险依然存在。

4 面临的突出问题与深层成因

4.1 突出问题

区域治理不均衡。各地建设成效差异较大,部分乡村红白理事会流于形式,村规民约执行力不足,高价彩礼出现明降暗升、变相变通等问题。经济发展水平、基层组织能力、群众思想观念的差异,导致同一政策在不同村庄落地效果悬殊。现有制度多聚焦红白事管控,对村民道德培育、价值引领的覆盖较为片面,呈现“重行为约束、轻价值建设”的结构性偏差。

长效建设机制存在短板。乡风治理多依赖阶段性、运动式推进,宣传、民政、农业农村等部门协同不足、资源分散。部分乡村集体经济薄弱,难以支撑常态化文明宣传与文化活动开展。思想道德建设等软性工作缺乏科学量化的考核标准,在基层考核体系中往往“说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长效激励约束机制尚未形成。

乡土文化赋能不足。社会转型过程中,传统优秀民俗文化逐步衰落,青年群体本土文化认同感弱化。乡风民风培育与本土文化资源的结合不够紧密,存在“用外地经验、套通用模板”的同质化倾向,优秀乡土文化难以有效转化为育人资源。

基层工作力量薄弱。部分基层干部年龄偏大、业务能力有限,政策解读和群众工作水平不足。农村青壮年外流造成的村庄“空心化”,进一步导致基层文明建设力量短缺,在人口净流出村庄,留守群体以老年人为主,传统观念根深蒂固,新理念新规范推广难度较大。

4.2 深层成因

其一,治理规律把握不足。基层对乡风文明建设的内在规律认识不够深入,存在重行政指令、轻群众工作的偏差。移风易俗本质上是生活方式的革命,需要耐心细致的群众工作而非行政命令的强制推行。当制度建设与群众认知水平脱节时,便容易出现“干部干、群众

看”的尴尬局面。

其二,体制机制不完善。部门协同、考核激励、资源保障体系存在明显短板。乡风文明建设涉及多个部门,条块分割导致政策合力难以形成。基层考核体系中经济发展等“硬指标”占据主导,乡风文明作为“软任务”权重偏低,公共财政投入缺乏刚性保障。

其三,社会结构深度变迁。人口流动打破了传统乡村的封闭性与同质性,“熟人社会”的人情约束机制趋于瓦解,但现代契约精神和公共规则尚未完全建立。传统宗族权威、乡绅调解等内生治理资源弱化,而现代组织体系在部分乡村尚未有效扎根,这种“旧已破、新未立”的结构性困境显著增加了治理难度。

5 深化培育的对策建议

5.1 健全刚柔并济的制度体系

持续优化村规民约与红白理事会章程,细化量化实操标准,强化制度落地性。建立红白事事前报备制度,将移风易俗成效纳入文明村镇、文明家庭创建考核。推广乡村积分制管理,将文明善行量化积分、兑换便民服务,构建“德者有得”的正向激励机制。积分制的核心在于将抽象的道德要求转化为具体的利益关联,使“做好事有回报、守规矩得实惠”成为可感知的制度安排。

5.2 构建多元协同治理格局

强化统筹调度,建立多部门常态化联席会议制度,整合治理资源、凝聚工作合力。深化“红白理事会+网格”治理模式,夯实引领核心作用。优化乡村振兴考核体系,提高乡风文明建设考核权重,压实基层工作责任。联席会议制度旨在打破部门壁垒,实现政策协同与资源整合;发挥把握方向、动员群众的统领作用;红白理事会发挥专业优势与群众基础,形成“引领—专业支撑—网格覆盖”的治理闭环。

5.3 优化便民惠民服务平台

盘活村级闲置集体资产,建设标准化乡村便民服务中心,推行免费办事场地、器具与全程帮办服务。完善三级公益婚恋服务网络,常态化开展婚姻辅导、普法宣传、技能培训等综合服务。公共服务供给需精准对接群众需求:办事场地解决“有地方简办”的基础条件问题,婚恋服务破解农村青年婚恋信息不对称的现实困境,综合服务将移风易俗与技能培训、法律咨询相结合,提升群众的获得感与认同感^[4]。

5.4 激活本土文化育人资源

深度挖掘传统民俗、红色文化、德育文化资源,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依托本

土文艺形式创作新风主题作品,常态化开展文化惠民活动,完善乡村文化阵地。对于传统民俗中蕴含的勤俭节约、尊老敬贤等价值理念,应予以提炼升华、赋予时代内涵;对于封建迷信、铺张浪费等落后成分,则需予以批判摒弃。将乡风文明建设融入传统节庆、民俗活动、村史教育之中,使群众在文化参与中潜移默化地接受新风尚。

5.5 强化关键少数示范引领

严格落实婚丧事宜报备制度,督促践行移风易俗规定。常态化开展基层工作者专项培训,提升基层治理与群众工作能力。持续选树文明先进典型,对违规违纪人员严肃追责问责。带头人的行为具有极强的示范效应,既要发挥正向引领作用,对带头简办的干部予以表彰宣传;又要严格执行纪律约束,对违规操办者严肃处理,释放“制度面前没有例外”的明确信号。

结束语

培育文明乡风、淳朴民风是一项长期而系统的工程,既需要制度建设的刚性约束,也需要文化浸润的柔性引导,更需要公共服务的温情支撑。邯郸市以移风易俗为切入点,初步探索形成了“刚性制度+柔性约束+暖心服务”的复合治理模式,为冀南地区乃至同类地区的乡风文明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实践样本。然而,乡风民风培育非一日之功。当前面临的区域不均衡、长效机制短板、文化赋能不足等问题,既是邯郸的个案困境,也是全国乡风文明建设面临的共性挑战。破解这些难题,需要在把握乡风文明建设规律的基础上,以系统思维统筹制度、文化、服务三重维度,以久久为功的韧劲推动乡风民风从“外在约束”走向“内在自觉”,真正实现以文明乡风铸乡村振兴之魂。

课题: 邯郸市政研会课题组。立项编号 HDSZKT—2026067

参考文献

- [1] 吴理财. 乡风文明建设: 制度规约、文化浸润与公共服务供给 [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2, 61 (03): 1-9.
- [2] [7] 刘建军: 《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中的乡村治理重构》, 《政治学研究》, 2020 年第 3 期, 第 87-96 页。
- [3] [17] 张波. 冀南地区移风易俗实践调查研究 [J].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综合版), 2022, 22 (04): 72-77.
- [4] 李金洁. 河北省乡风文明建设的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 [J]. 河北学刊, 2023, 43 (02): 189-194.